



尚書要義

石

尚書要義卷第二

舜典



一

舜世有國土孔云庶人以瞽瞍失國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帝繫云顓頊
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
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
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
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
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二

孔氏傳古文自東晉初至隋始備

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
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
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
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
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
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
典始得之

三

四門穆穆有美德無凶人
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

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
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擣杙饗
饗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
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
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
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

四

格汝舜
詢事考
鯀待三考冀其有成而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

鯀九載禹十三載而舜一考即升

言召言
底可績
三載汝
陟帝位

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
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兖州作十有
三載乃同是禹治兖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
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
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
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
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
也

五 既月乃日親岳牧還五瑞與之正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
輯斂既盡親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
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
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六 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
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
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

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
也不齊則受之非也是七政皆齊知已受爲是
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
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
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
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

七

上日即元日鄭謂改堯正故異辭
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
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

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
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
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
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
月也

八

文祖不知何人七廟其來已遠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

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暉玄暉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

九

璿璣玉衡猶瓊弁玉英變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玉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

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

十

璣爲轉運衡爲橫簫即渾天儀

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

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以政有七於璣
衡察之

一十

宣夜無傳周髀術在惟渾儀爲長

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
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
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
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

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
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
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
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
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
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
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

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能造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類祭義廣此傳以攝位事類告

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

周禮有天有帝此上帝兼之

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

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

精意以享為禋不必煙祭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孔子精意以享謂之禋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

五十

六宗之說八孔王據祭法

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

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陽陰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

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

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謂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諸六宗與孔同各

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北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馭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六十

望于山川謂岳瀆外猶有各山大川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岳瀆之外猶有

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沔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

七十

輯五瑞以還岳牧若新付之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群神及歛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歛瑞以後

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歛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八十

物釋時月日律度量衡五禮玉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同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

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如五噐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噐謂圭璧如五噐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九十

巡守者巡所守比他義爲得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

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曰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目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

十二

岳瀆牲禮視公侯古典不存

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汝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群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

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諸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一十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
公侯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
數周禮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
與孔傳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
王制不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
同 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
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
也

二十

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協之使一

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
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
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
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
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
周史紀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
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

三十

度量衡起於黃鐘之律

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

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槌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

四十一

三帛、纁、玄、黃、孔，或有據王肅多同。

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
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
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
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
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
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
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
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
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
五^廿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
三帛不言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
皮于時未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
以爲飾未以皮爲飾

六^廿 五噐禮終乃還三帛生死則否

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噐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
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
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
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

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七十

南岳自以衡霍西山名非從漢武

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瀟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西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八十

四巡畢乃歸鄭謂歸而復出者不然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

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
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
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
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
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九廿

歸格于藝祖此告堯之文祖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
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
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
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
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
之文祖也

十三

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封山濬川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
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
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
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一卅

舜二年後分九州爲十二禹還爲九

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
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
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
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
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
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曰於古知舜時當
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
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
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曰
制則營州亦有所曰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
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
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
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

二十

注象以
典刑法

用常刑
用不越

流謂徙之遠方故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
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

法流宥

五刑以

流放之

法寬五

刑

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

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應刑者其法是常

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

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

三

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五刑見矣是言二文

吾罰雖

主贖正

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

刑鞭扑

亦容贖

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
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
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

故後言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之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四卅

周禮春秋傳皆有鞭隋造律廢之

鞭作官

刑注以

鞭為治

官事之

刑

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
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
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
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五卅

屬扑於教刑其實官刑鞭扑俱用

刑扑作教

學記云撻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撻槁也楚
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撻楚也既
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
記之又太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
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
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
輕者撻之

六卅

孔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漢改黃金

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

十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

後數始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

合金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

兩收絹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桌氏為量改

十四今氏為鑄桃氏為斂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

律仍贖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

銅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

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

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

十三 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

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八三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

呂刑止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

言贖疑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

此傳指即律過失殺傷人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

言贖誤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

九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

金非加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

人之身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

與鞭扑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

同言刑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

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才俱是人之所患得故

指其所出以爲刑名

十四 總言青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

春秋言肆青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

也青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
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爲殺
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要過
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
赦之小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
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
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
也

一四

水中可居曰州幽州在北裔

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
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
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
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
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州
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
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
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
北裔在幽

二四 流凶在治水前時無幽州史追書

流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三四 三裔既明知崇山在南裔

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四四 此四凶則渾敦窮竒等

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俱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竒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竒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圯族其事既同
知禱杙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
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
敦也共工為窮竒也鯀為禱杙也而三苗為饗
餐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饗
餐

五四

流放竄殛俱流徙鯀最輕故後言

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

流而謂之

殛竄放流皆誅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

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
名殛者誅責之稱具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
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
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
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
地理志羽山在東海即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
故言在海中也

六四

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前

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為賤超升
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
服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
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
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
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
禹讓稷契臯陶帝曰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
五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臯陶

七四

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

鄭謂禹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

成功而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

後殛鯀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

王肅雖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

之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十莫大之罪進

退無據亦甚迂哉

八四

殛落堯死之稱謂往落

殛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殛落堯死之稱郭璞

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

九四

堯十六即位終舜攝計一百十六歲

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

十五

百姓如喪考妣謂百官

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以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

一五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四夷

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者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二五

舜格于文祖謂喪畢即政復以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三五

堯存舜且攝位堯崩避丹朱而後即政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

四五

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

此後舜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謔者不之當自立堯子而謳謔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祖廟遷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祖廟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于丹朱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國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

五五

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司空故稱伯禹

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六五

禹讓稷契暨臯陶稷獨稱官

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

七五

當然也經曰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

拜稽首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為首至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地敬之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極稽首也

八五

棄為稷官尊而君之為后稷

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

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契云
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
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
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九五

五刑之服三就五流之宅三居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
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
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
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
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
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
千里之外

十六

蠻夷寇賊堯末年不應至此

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
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
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
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

一六

五服三就孔用魯語與馬鄭王異

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乃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放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上二六

五刑之流各有宅宅又有三等之居

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故議

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息不忍殺重罪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徒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僇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大罪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下二六

此朕虞王莽立予虞之官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

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
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三六 垂益所遜四人皆在元凱中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
畜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

伯夷姜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

姓不在析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

元凱內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岳則不

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

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

四人耳傳雖言及析伯與亦難知也

五六 三禮天地人言三足以包五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
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氏正義曰此時秩宗即
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
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
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六六 秩宗主郊廟之官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正義曰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七六 夔教胄子謂元子以下

帝曰夔命汝典爍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鄉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八六 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

九六 依聲律以和樂

又見後聲依永律和聲注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

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十七 帝命夔教胄子之節

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

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而不苛虐簡

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

變曰於予擊石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

云云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今相奪道

陸云於如字或音鳥而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舜曰嗚呼我擊

非絕句者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

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一七 胄子惟長子傳兼言子弟又略元士

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

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

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

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

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

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

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

主故言胄子

二七 律以出音以候氣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

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
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
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
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
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聖人之作
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
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
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
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四七

八音惟石最清清者和則餘皆從

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
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
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

五七

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

獸舞如

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

以作動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

物鳥獸

動物益稷云鳥獸蹢躅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

蹢蹢

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

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
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
也

六七

聖讒殄謂疾讒說絕君子之行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聖疾殄絕
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
欲遏絕之

七七

納言喉舌之官必以信

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注納言喉舌

八七

納言而云出納朕命互相見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
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
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
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

九七

孔謂岳牧六官爲二十二人稷契七人不
與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

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
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
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
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
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以爲二
十二人數及斯伯與宋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
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
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

經旨

十八 分北 三苗言君臣善否不令相從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
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正義曰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
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
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
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鄭玄以爲流四
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

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
一八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
禹繼鯀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
爲崇伯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
三苗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
必絕後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
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二八

三十在位歷試受終居攝皆在臣位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

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
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
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
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
位

三八

舜壽百十二歲馬遷史記異

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
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
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

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曰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四八

帝釐下土方言舜理四方諸侯

孔意恐於下土方為句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五八

汨作九共橐飶凡十一篇皆亡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
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橐飶橐勞飶賜也凡十一
篇皆亡

六八

疏謂各於其方設官居其方別姓分類

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
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
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
九篇又作橐飶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七八

橐為勞飶為賜引左傳為證

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
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槁師者以師
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
左傳云將賞為加膳加膳則飶賜是飶得為賜
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要義卷第五

尚書要義卷第三

大禹謨

一 禹加大字併堯禹皆爲虞書此舜史所錄

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

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二 洪範五年以生爲次此以相刻便文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
三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
先有六生五財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
府乃可資也彼惟五財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
施教故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
後言三 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
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

事

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四 九功之德可歌猶漢魏後樂府

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
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
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
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
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
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
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

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五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地平故天成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擊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隄洪水汨陳其五行舜倫攸斃禹治洪水舜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

六

舜將禪禹禹辭舉皋陶

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馱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揔衆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

七 計舜年九十五年在耄期之間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願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

八 釋宥過刑故輕罪重功之等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曰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九 使從心所欲以治惟乃之休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

汝能明刑之美

十

枚卜謂人人申卜之先斷志後命龜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正義曰周禮有銜枚

不復錄

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

十一

洪範亦是先謀人後謀卜筮

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二十

卜法不得曰吉習與襲同

喪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

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
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
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
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
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
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
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
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三十

此舜三十四年命禹若帝攝位故事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
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
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
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
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
初攝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
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四十

神宗猶文祖蓋黃帝顓頊之等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擊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桃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爲親廟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

五十

禹雖攝位猶以帝命征苗

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洛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群臣諸侯告誓於衆

六十

苗既竄又分北今又徂征

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徃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于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

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
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
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諸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
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
而存其國故舜時有彼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
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
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後不率帝道
率循祖徂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

七十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

舜受終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

後不稟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

堯命今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

授禹後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猶出命帝有誓王有盟伯前有質與穀梁異

陟方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

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

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
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
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九十

如孟子說瞽瞍暫順終不可改

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
惡歸已事勢同耳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
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
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
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

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十二

禹拜益言即還言進退由將

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
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
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
兵入曰振旅

一十

干羽即武舞傳言舞文以不用於敵

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

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毒縣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二十

吳起言禹滅三苗辯士不必依實

三十

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苗在荒蟲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服之例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去京師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二千五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尚書要義卷第三

尚書要義卷第四

皋陶謨

衆庶明其教勉勵翼戴孔與王鄭不同

禹曰俞如何皋

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

陶曰都慎厥身

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

修思未云云

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

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

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

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

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

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

二

知人安民惟言三凶禹爲鯀隱

臯陶曰
云云禹

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

曰云云

也故以堯與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

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

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

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

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迂改之傳不言

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

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

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三

臯陶知有九德堯無容不知四凶

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

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目其成敗以示教法

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

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

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四 皋陶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
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
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
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
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五

孔既釋九德疏申言之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
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
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
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
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
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
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
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乃爲德也愿言恭治

六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
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
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
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簡者
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云云
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剛而能斷失於空
踈必性剛正而內克實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
任情達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

七

剛與強義寬與柔擾愿與亂直各相類

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
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
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
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
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
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
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
剛斷強爲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
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

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
不同

八 王鄭謂人能明其有常則善與孔異
若暫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
之常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
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
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
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有家日嚴六德有邦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
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
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
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
自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翁受
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翁合也能合受三六
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
謂天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事並在官夙早釋
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

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十 撫五辰謂順五行之時

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十一

天叙有典謂次叙常性各有分義

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人君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

二十

天叙天秩勅我自我五惇五庸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

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
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
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
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
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
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
其息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
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
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

各以意說耳

四十

天用民爲聰明亦用民成其威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
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
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自我民明威亦用
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
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
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

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四十

未有知思屬上句曰贊襄三字多說

曰臯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

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要義卷第四

其意亦數言上古行軍因贊述其戰而言之也
始二傳並以美意因法必為國其戰無容不陪
主之術言也贊不隨贊亦上已為美刻而難
也贊贊奏上古行軍所言也贊云曰後置
字為山曰王歸云贊贊贊也贊云云贊上
為贊味其自言本行贊來非思贊於香也思



卷之五